

小提琴之王

克莱斯勒画传

吴维忠/著

人的一生，
是与音乐相伴始终，
音乐包围着我们生活的世界，
弥漫在它的每个角落，
大地、天空、水中，
都充满了各种各样、强烈强烈的
自然界的音乐，
风儿在树叶里歌唱，
在河水潺潺的流淌里，
做拨弦琴的弦，
鸟儿对着迷人的
刚刚苏醒的早晨，
絮絮地唱着它们的情歌，
大海涌起的波涛，
是在一位指挥大师手下，
就有韵律的合唱。



现代出版社

小提琴之王 克莱斯勒画传

吴维忠 著



FRITZ KREISLER

想不带着含泪的目光和一丝微笑来听克莱斯勒的演奏,可能吗?
他的深度、魅力、幽雅、平衡都属在那不复存在的旧时光。

——阿诺尔德·史坦哈特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提琴之王: 克莱斯勒画传 / 吴维忠著. —北

京: 现代出版社, 2004

ISBN 7-80188-294-6

I. 小… II. 吴… III. 克莱斯勒 (1875-1962)

—生平事迹 IV. k837.1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2888 号

小提琴之王
克莱斯勒画传

吴维忠 / 著

作 者: 吴维忠

责任编辑: 吴庆庆

装帧设计: 李 栋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0483(传真)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三河腾飞印刷厂

开 本: 640 × 960mm 1/16

印 张: 17.25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88-294-6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 录



● 乐迷爸爸和天才儿子	1
● 音乐学院里的小调皮	8
● 花都巴黎	20
● 短裤少年巡演美利坚	27
● 音乐人生中的“休止”	32
● 寻回音乐老家	37
● “牛人咖啡馆”众生相	46
● 伊萨依为他鼓掌	53
● 风流浪子的琴与情	60
● 遭遇“管教”	72
● 把一生献给音乐和不爱练琴的若干“理由”	82
● 伦敦杂记	91
● 音乐内外	98
● 从军行	121
● 战争的影响	128

目 录



● 非常时期	143
● 东山再起	156
● 东方剪影	168
● 家在柏林	179
● 巡演“地球的小肚子”	187
● 小提琴之王	193
● 克莱斯勒的录音	211
● 文化的凌辱	222
● 在二战中	231
● 晚年岁月	247

附录：

● 音乐与人生	255
● 克莱斯勒在 RCA 公司的录音档案	260

乐迷爸爸和天才儿子

1875年2月2日，维也纳，一位名叫塞缪尔·塞弗林·克莱斯勒的音乐爱好者对音乐做出了他一生中最了不起的奉献：他生了个儿子，取名弗里茨·克莱斯勒，以后，这孩子给小提琴的艺术带来了“爱之忧伤”、“爱之喜悦”。

“我的生命从一开始就与音乐密不可分。在我还不认识A B C的时候，就已经凭着直觉和乐谱打交道了。这是上天的肇赐，我自己是得来全不费工夫。”

回想童年，弗里茨·克莱斯勒用这样的三言两语很清楚地说明了对自己的看法。这已经被成百次地援用、转引于各种音乐词典、百科辞条、奇闻逸事，乃至于心理学家研究的“天才现象”名下，最能注解这段话的例子是：

“一天，爸爸和他的朋友们合奏一首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我才3岁



半，也挤到跟前。音乐从C大调音阶中的D、B、G三个音开始。

“‘你怎么知道该奏这三个音？’我问爸爸。他很耐心地拿起一张纸，画出五线谱，然后说起每个音符在两根线之间和画在线上面的意思。他还给我看一个音如何用‘升调’和‘降调’来升高或降低一个半音，以及一些音符的标示法。

“他刚这么试着一教，我马上就明白了，就这样，我的的确确就是在还没有学习A B C之前就能读谱了。”

实际上，弗里茨打从在娘胎里就听到了音乐。“爸爸真是被耽误了的音乐家。”他说，“他求过他的父亲，一个建筑师，允许他选择音乐作为一生的事业，然而在那个时候，音乐家并非一个体面的职业，还不如‘面包黄油的干活’。所以，爸爸只好去学医。

“没过多久，他就作为一名全科医师挂牌营业了，接着，他就拉到几个投缘的人，组织了弦乐四重奏。每周六下午，这些和我爸爸一样满脸胡子的人就像遵守风俗习惯一样，都到我们家来了。这个四重奏组合的搭子，除了他以外，一拨是一位警察分局局长、一位药剂师和一位管消防的官员，另一拨是一位公证员、一位商人和一位警务督察。

“他们十分狂热，就算不都是很有才气，奏起伟大的古典室内乐作品来，还是一个小时连着一个小时地不松劲。我爸爸和他的朋友们是真正意义上的业余爱好者——爱乐而不在他们的付出中希图任何名利。他们努力去理解音乐，我相信，他们从中得到的欢欣，要多过那些也从音乐里获得愉悦，却没有付出这份心血的人。”

弗里茨回忆的话里，汩汩地冒出笑声：“每当听到他们的四重奏弄出刺耳的声音，我就会发抖，赶快逃到隔壁的房间里，把自己关起来。然后我就拿起我自己想像中的小提琴，那是一只被我绷上几根鞋带的雪茄



烟盒子，我在上面开始我认为是正确的演奏，以此来纠正那些揪疼了我敏感的耳朵的四重奏演奏家们。

“那些周六的音乐聚会还总少不了演奏许多民谣。我妈妈在厨房里做点心，玻璃杯碰得丁丁当当的，同他们一唱一和。”

他的父亲克莱斯勒医生则说“他也不见得对音乐有什么特别的聪明才智，只是他的执迷和勇气真是让人叫好。他的这种狂热是无穷无尽的。”

医生对弗里茨的评价和儿子对他的看法如出一辙：“儿时的记忆里，爸爸和他的小提琴是一幅画。好几个小时他都沉浸在他的乐器里，把同一个乐段很有耐心地奏了一遍又一遍，脸上喜气洋洋。我成为职业音乐家可能就是计划的，也许在不经意间，他把自己未能如愿的梦想托付在我的身上。”

克莱斯勒医生性情温和，很有人情味。“我不记得他对我有过什么处罚，至多只是在口头上说几句。”

褐眼黑发的弗里茨是五个孩子中的老二，他出生的家庭并不富裕。克莱斯勒医生为一所老学校里的穷人们上门看病，他经验丰富，尽管也没什么家产，但他既有着对穷苦人发自内心的爱和同情，又具有一个不求名利的艺术家的灵魂，只要在从业之余能有一点时间让他沉醉于自己的爱好——音乐，他就自觉十分富足了。他常被请到穷人家里看病，不但是诊费分文不取，还会悄悄地在桌上留下一个古尔盾，作为给他们买药的钱。业余四重奏组与厨房里的点心合奏的妙曲“丁当玻璃杯”里并无维也纳著名的Heurigen（注：一种轻质白葡萄酒），家境较好的市民桌上都是当地机器酿制的葡萄酒，克莱斯勒家里也只有这个。

弗里茨还记得：“我们每天的伙食都不够吃的，下午就只有茶，正在





发育的孩子能喝到一点兰姆酒，我们就只有一点淡啤酒。”（注：西方旧俗中，饮用少量烈性的兰姆酒可防流感热；淡味啤酒是啤酒中酒精度最低的一种，可加果味，以供妇女和孩子饮用。）

小弗里茨·克莱斯勒的家是威登南边的一幢矮房子，有六个房间，挤在一起像医生在会诊。客厅是那个时代常见的样式：一张舒服的沙发，几张椅子，雅致的橱柜上摆着大声走动的钟，祖父母的照片用镀金的相框镶起来，各处还都弄了些小玩意。

客厅还兼作饭厅。“全科医师克莱斯勒”（他的招牌上就这么写着）必须给他的五个孩子（三男两女）、他自己和妻子留出三个卧室来。

本来就不大，还得给诊所腾出地方，可他还是没有丢掉自己的兴趣。除了音乐之外，他还是个爱好饲养动物的人，特别是鹦鹉、少见的鱼类，甚至鳄鱼。那些宠物习惯了热带和亚热带的温热气候，甚至都不能离开那些温热的沙地。多年以后回想儿时，弗里茨·克莱斯勒的鼻子还总记得把沙子用油烧来加热的味道。

克莱斯勒家既不在富人区，又不在主要的街道，没有水暖系统，洗澡是个问题。每个星期的洗浴就照奥地利、德国和法国在那个时代的老习惯，把热水放到澡盆里，在屋子里面洗。这时，克莱斯勒医生就去游泳池。

弗里茨的妈妈安娜·克莱斯勒是个“音乐绝缘体”。对于丈夫对他的四重奏的无限热爱，她报以富有同情心的理解，尽管要花很多心思算开支，她还是在每个星期六给四位饥肠辘辘的业余音乐家弄出一顿虽然简单却很好吃的饭菜。

并且，当小弗兰兹显然要献身于音乐事业的时候，她牺牲了自己的安逸和健康，忍受着脊髓炎的病痛，先陪他到巴黎，后来又陪他到美国。



长期的病痛大概造成了她的火暴脾气。另外，她也相信一句老话：棒打出孝子。

安娜·克莱斯勒逝于1909年。在她走后，他的丈夫又在人世间过了12个年头。

对他早夭的姐姐，弗里茨只留下一个记忆里的影像：“一个可爱的孩子，天赋远胜于我，可惜在太年幼的时候，就从这世界上跑掉了。”然后是双胞胎伊利亚和雨果，比弗兰兹小10岁。

伊利亚终身未婚，1939年辞世，长眠在新泽西州哈肯萨克市的圣约瑟芬公墓。

她的孪生兄弟雨果学习大提琴，日后成为这一行里备受尊敬的人物。在莱比锡上学时，他的钱袋空了，做哥哥的毫不犹豫，立马拿出六首小曲，“名正言顺”地卖了个好价，大概有150美金，在那时候，这笔数目足以支付雨果完成他的学业了。（注：弗里茨·克莱斯勒1905年开始借古人之名发表他的“古风”小品。）

雨果担任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大提琴首席多年，之后还是被美国吸引，加入了巴尔的摩交响乐团。然而在这个国家，他却永远找不到家的感觉。他的典型的怨言是：“一个人怎么能生活在这么个国家，早上起来用葡萄汁代替吉脯飞饵（维也纳的一种面包圈）！”他马上又回到维也纳，兼做独奏家和教授大提琴。1929年，他死在维也纳附近的巴登，留下一个寡妇、一个儿子——库尔特。

弗里茨小时候的日子和一般小孩儿没啥两样，精力过剩，玩抓强盗的游戏，发誓以后一定要坐在高高大大的公共汽车前面当司机，诸如此类等等。到了星期六，可就没有什么能把他从他爸爸的四重奏那里拉开。他站在旁边，深褐色的眼珠牢牢盯在演奏者身上，一头茂密的黑发时常



被音乐里的情绪激动，狂舞起来。

终于有这么一天，当这小孩四岁的时候，“四重奏家”中的一位认定这个小孩是块天生的音乐材料，应该有一把真正的小提琴来替代他的“烟盒子小提琴”。他送给这孩子一把微型小提琴。

“这是把玩具琴，”弗里茨回忆道，“但这可不是那种不能发音的小提琴，我把弓子拉过琴弦就知道了。从那以后，四重奏组换了一帮人，我还是坚持着站在我的位置‘演奏’我的玩具小提琴。一晚，当我们在演奏国歌的时候，其他人突然停了下来，但我只顾专心致志于我的演奏，没有注意到他们，继续演奏着，音调、节拍都对，完了才停。”

“到那天，这件事就宣布了我是个音乐‘奇迹’，第二天我就有了把真正的小号小提琴，在我心里很伟大的爸爸给我买了这把琴，紧跟着就教我学起来了。”

环型剧院的乐队首席奥伯尔先生是克莱斯勒医生的朋友，他答应给这个小孩授课。小弗里茨的琴艺进步之快令人咋舌，不久，他就对他老子的演奏指指点点，说他在哪几个乐段演奏得不对。幸好这话是出自一个童言无忌的孩子，要是放在一个欠缺素养的成人身上，那可能就是狂妄自负的表现了。

某日，克莱斯勒医生给儿子小心翼翼地上了一堂琴课，然而小弗里茨倒像个指导者：“瞧，爸，该这么拉。”老医生把琴收好，拍拍儿子的头：“哎，我儿子都比他老子懂得多，到我‘退休’的时候啦。”从此，他的小提琴就长眠在琴盒里了。

没几天，他又开始操练起大提琴，仍然抱着满腔热忱和无穷的耐心去对付那些乐句。以后，他又转而教另一个儿子雨果学起了大提琴，然而过不几年，雨果同样出于年轻人的自负，说：“嘿，爸，我能演奏得比



你好！”马上，他的大提琴也呆在盒子里不出来了。他身上真有一种非凡的品质：“不屈”的老医生又练起了中提琴！这一次他得以与中提琴相伴终老——出了一次意外——他没有第三个儿子了。（注：他的小儿子路德维希不幸夭折。）

这也只不过是老天爷跟他逗乐，开了个善意的玩笑。弗里茨“子承父业”之后，发展到了令人喜出望外的地步，使老医生毫不勉强地接受了接连被两个楞头小子“击倒”的败局，甚至为儿子的成就感到自豪。

以后那么多年里，只有一次，那把“退休的小提琴”被他从琴盒里拿了出来。他的儿媳——弗里茨·克莱斯勒的妻子哈利叶特讲了这件事情：“爸爸后来就只和中提琴做伴，直到1900年春，弗里茨在维也纳以维奥蒂的协奏曲第22号获得他的第一次巨大成功的那晚。他从来没有声称自己对儿子们的成就有教导之功，然而在那个晚上，他回到家里，取出了已经久久不再系念的小提琴。老人拿起弓来，在琴弦上拉过去，眼里噙着热泪，喃喃道：‘那种音色——那么美的音色，兴许还是我教给他的。’”





音乐学院里的小调皮

1882年，维也纳音乐学院的大门迎来了弗里茨·克莱斯勒的到来：这座煊赫崇高的艺术殿堂把这名七龄稚童录入名册。自1817年成立以来，这所学校还没有招过10岁以下的学生。

在那时候，维也纳音乐学院的门槛已经很高，入学考试十分严谨，报名的学生几经别选，只有非常优秀的才得进门。学制是六年，三年预科，三年大学，克莱斯勒在被录取的同时还跨过预科，直接进入大学——其优异可想而知。

“妈妈很自豪，”克莱斯勒记得：“每当别人问她：‘这孩子几岁了？’她就只是含含糊糊地闪烁其词，‘喔，也就是一般能进这个学堂的年纪吧’。（注：维也纳音乐学院的入学年龄一直是14岁。）然而她的耳朵对音乐可真是一点感觉也没有，连大提琴和小提琴都分不清。邻居的孩子们常来找我或者雨果去玩，比如明明是找我出去加入他们的游戏，而雨果





童年的克莱斯勒

正好在练他的大提琴，我妈却会非常诚恳地跟这些孩子们说，我家弗里茨练琴正忙着呢！

“她一年到头病痛不断，还患有局部神经麻痹，却一门心思要把我送进这个学校，她还真就送进来了。”

第一个认识到弗里茨·克莱斯勒这个小不点儿确实具有超凡才华的人是意大利女高音卡尔洛塔·帕蒂，她是著名的头牌女高音阿德丽娜·帕蒂的姐姐。阿德丽娜曾答应在捷克的风光胜地考尔斯拜德举办一场慈善演出，但后来因为生病无法践约，她这位不太知名的姐姐答应救场，接下这台独唱音乐会，但她觉得整场音乐会光是声乐节目无法自始至终抓住听众，于是邀请小不点儿克莱斯勒作为“特邀艺术家”，并加上几个独奏曲目。（注：卡尔洛塔·帕蒂由于脚有残疾，不宜从事歌剧事业，专以独唱会形式演出，在欧美各国享有盛誉，时人颇以为她虽无阿德丽娜的





台上风采，唱功却比其妹更胜一筹。)

七龄童首次登台，听众大为欢腾，而“艺术家”本人可能比他的听众还要开心，因为有个对他钦佩不已的少年恭恭敬敬地送给他一只极为精美的糖果盒子，他把演出的“赏钱”放在里面。“我至今还记得那只盒子，”克莱斯勒回忆，“印象太深了。上端粘着考尔斯拜德的天然玛瑙，边上是各式的艺术造型。”

进入维也纳音乐学院给一个孩子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巨变，但他也没有就此成为一个只顾闭关修炼的天才，而是仍然和其他的孩子们在一起嬉戏耍闹。不过，网球、足球甚至骑自行车这类运动自然就不能让自己的手指头去冒险了。他的小弟弟路德维希在和玩伴的嬉闹中腹部受伤，竟至夭亡，这个悲剧使得他的父母对他更是倍加小心。

克莱斯勒终生嗜爱各种精美的乐器。进入音乐学院之后，他拥有了第一把优质的小提琴，在1908年的《音乐快报》春季号上，他回忆说：“因为音乐学院给我的礼遇，朋友们送给我一把二分之一尺寸的小提琴，制作者是维也纳的西尔(Thir)，音色恬美甘醇，是一件年代很老的名家作品。但我一开始却并不喜欢它——太小了，我以为自己既已是堂堂的音乐学院学生，至少应该用一把四分之三尺寸的琴才算般配。在维也纳音乐学院，我一直与它共度时光，在音乐的殿堂里拾阶而上。后来我认识到，这件小乐器的声音笼罩了我的命运，一直在我的音乐人生里回旋。”

弗里茨带着他的小乐器来到了约瑟夫·小赫尔姆斯伯格(1855—1907)班上。此人当时已是其父约瑟夫·老赫尔姆斯伯格在宫廷歌剧院的助理指挥和乐队首席，并参加了他父亲的弦乐四重奏组。(注：老赫尔姆斯伯格当时正是维也纳音乐学院的院长。赫尔姆斯伯格是维也纳著名



的音乐世家，按《弗莱什回忆录》的说法，这个家族左右了——甚至可以说是独霸维也纳的音乐生活长达近一个世纪。)

“他是个很好的小伙子，然而十分放荡，和芭蕾舞女演员们搞得乱七八糟。”克莱斯勒回忆，“他是个出色的老师，我那时很蒙他宠爱，到我8岁时，我把一首弦乐四重奏——我的第一枚作曲果实呈献给他。那曲子下落不明，不知评价如何，我自己是连一个复本都没留下。”

“小赫尔姆斯伯格也作曲，时不时地写个弦乐四重奏给他的学生们拿出去演出。这个学生四重奏组的成员一度是费力克斯·温特尼茨、艾米尔·贝热——日后芝加哥交响乐团的副首席、我，还有一个年纪轻轻就告别人世，姓甚名谁都已不记得了。偶尔在奥地利某某贵族家里表演，我们能挣到一个杜卡特(约合2.25美元)，要是再碰上还有巧克力和一块奶油蛋糕招待的美事，我们就觉得待遇过于丰厚了。”克莱斯勒与温特尼茨小时候非常要好，并且把这份儿时情谊一直带到了成年以后。他们在音乐学院同学时结交，在整个青年时代，他俩经常在一起演奏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两人一个弹，一个拉，还常常互换位置。移居美国之后，温特尼茨在乐团里任小提琴手，兼教学生。他比克莱斯勒大3岁，逝于1948年。克莱斯勒在其演奏生涯的鼎盛时期，有时还会在演出中加进温特尼茨的作品，如《少年梦回》等。他把自己根据民谣旋律改编的“传统的副歌”题献给儿时的伙伴，并将温特尼茨的《三套车随想曲》进行了改编，供小提琴与钢琴演奏。

在学习小提琴演奏的同时，小弗里茨还跟交响乐大师安东·布鲁克纳学习和声乐理。这位古怪的、超凡出世的人物有个肥厚的下巴和一副老家长般的面庞，他给幼小的弗里茨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这人是天才和傻子的杂拌儿。音乐和宗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除





此以外他几乎一无所知，我怀疑他连做个加减法都找不到正确答案。

“他是个十足的教徒。我们的课上到一半，如果附近教堂的钟声响起来，他会马上跪在地上祈祷，更多的时候是索性丢下我们，冲出课堂，奔到教堂里祈祷去了。

“此人是个纯朴无邪、毫无心计的天真汉，老实说，这一点让我们这帮少年大占便宜。举两个例子：某日，一帮皇室委派的官员大驾光临我们班，要看看布鲁克纳的学生们到底在干些什么——要是我没记错，领头的是赫尔曼·冯·黑尔姆霍茨教授（德国声学权威，以《音的感觉》一书闻名）。为什么来？不必说，布鲁克纳尽管为人高尚，甚至堪称楷模，但却实在不是个称职的老师。

“吓人的事来了，教授大人叫起我这个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要我在黑板上即兴写出一段赋格。他说：‘弗里茨，你来作首赋格吧，要快。’我那时才八岁，给吓了一大跳，脑子里一片茫然，哪里还找得到什么主题。然而我们这位老师把他写的大约九十首赋格发了给我们作讲义，我就明火执仗、狗胆包天地把其中一首写到黑板上。布鲁克纳完全不记得那是他自己的作品，而且还发给了我们，他瞪着黑板，满意地宣布：‘一点不错！’

“我的障眼法骗得了布鲁克纳，可瞒不过我的同学们，他们中间最小的也比我大三岁。下了课，他们在外面等我，围着我一通乱叫。好在他们都很讲义气，没有一个人把我出卖给那位教授大人。”

在这个时期，瓦格纳和勃拉姆斯各自的追随者们分成两个营垒对阵，安东·布鲁克纳是维也纳众多的“瓦格纳分子”之一。

“布鲁克纳养了条肥乎乎的哈巴狗，叫它‘鬼脸’。布鲁克纳急匆匆赶去吃午饭的时候，就把‘鬼脸’留下大嚼我们的三明治。我们就打算

